

半面妆

李燕蓉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半面妆

李燕蓉 ●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面妆 / 李燕蓉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5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ISBN 978 - 7 - 5378 - 4753 - 7

I. ①半…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756 号

书 名: 半面妆
著 者: 李燕蓉
责任编辑: 吴国蓉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753 - 7
定 价: 26.00 元



李燕蓉 女，山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曾就读于鲁院第十八期高研班。1997年就职于晋中市文联，从事《乡土文学》美编工作，2004年开始写小说，发表作品80多万字。作品散见于《十月》《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钟山》《山花》《山西文学》《黄河》等杂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曾参加2007年全国青创会。2010年《飘红》获第五届“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2年中篇小说集《那与那之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总 序

路 路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即将付梓出版。

在山西文坛，“晋军”之称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文学新锐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走上文坛，他们跃马扬戈、左右奔突，使文坛瞩目。其时不仅山西，而是整个中国都处于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有幸被时代的大潮裹挟，成为当年“晋军”中的一员。时隔三十年，山西省作家协会推出《晋军新方阵》系列丛书，再度为山西澎湃的文学浪潮推波助澜，沿用“晋军”这一称谓，其意无疑是想展示今日山西作家、诗人的阵容和实力。山西文学院具体承办这项工作，正值我在文学院任职，参与了这套丛书一至三辑的运作，这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自然是一件幸事。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与《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的格局大致相同，收录了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诗集、三部散文集，而《晋军新方阵·第一辑》收录的是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山西号称“文学大省”，确实如此。不管文学如何被边缘化，这块黄土地上永远有人做着文学

梦，永远有人孜孜不倦地写作着，也许是《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使然，也许生命个体需要这样的表达和抒发。《晋军新方阵》只是从他们中遴选出的一小部分，“冰山”的绝大部分仍掩藏在生活深处，有待于今后不断发掘和显示。

对于本辑作品，虽然我在编选过程中已经阅读，但由于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变得复杂，作家本身的内心和面孔也游移多变，一一谈论他们大概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表达阅读中一些明晰的感受。

首先，这是一些非常热爱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为什么这么说？真正的文学有自身的逻辑和规范，它排除各种功利的实用性，只对那些纯粹的作家和诗人敞开。我认为眼前这些作品是纯粹的文学，他们不是拿文学说事，不是把文学作为工具的。他们不期待用文学来获取任何功利，不在于一定要有“专业作家”的头衔，而在于你对于文学的态度和认知。他们的作品是对其身份的有力确认。

其次，不管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再囿于山西这片地域，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美学追求是高品位的，用某一种风格来界定他们早已经不适用了。即使那些描绘黄土地上人与事的

作品，也表现出了人的想象力的丰富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山西曾经有着优秀的文学传统，但他们的创作已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山西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山西的文化财富，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还有一点极其宝贵，那就是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可能性。可能性是最吻合存在的表述。存在的丰富性、神秘性、不确定性，或许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才能显示。一段故事没有结局，一些面孔若有若无，没有答案，无需答案，没有判断，无需判断。生命的存在不正是由各种可能性构成的吗？阅读中，我对山西作家和诗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用一只手抓住了生命和文学这两个世界，并预示着文学未来的可能。作者有作者的可能性，读者有读者的可能性，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感受，探寻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文学才会进步，才会繁荣，才能表现我们这个色彩斑斓而又变化无穷的充满了诗一般魅力的时代。

是为序。

2016年6月1日

目录

- 001 / 半面妆
- 020 / 有风从湖面掠过
- 034 / 蹲在黑夜里男人
- 068 / 底色
- 085 / 出界
- 133 / 春暖花开
- 146 / 让我落在尘埃里
- 161 / 来吧，猫
- 171 / 阳光下的皮弹弓
- 185 / 等待

半面妆

张昌顺的办公室坐落在三楼西北角，从他入住起，这间屋子就终日关着门，开着窗，即使三九天也不例外。来送报表的人一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很少会做停留。最初，有人进来，张昌顺总会积极表达一下自己的热情，很快，他就发现，无论他的笑容怎样灿烂都阻止不了大家想要逃离的心情，除了林主任和摆在桌子上的那盆夜来香，没有人再愿意多看他一眼，多和他说一句话。说话在他这里变得和钱一样珍贵，甚至比钱还要稀有。自从他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就很少能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再看见他。他在人们眼皮底下，自觉而又迅速地化整为零，直至最后消失不见。唯一能证明他存在的就是他的气味，也已经被框在一个固定的屋子里，很显然，这个没有任何形状的东西在这个单位比他这个人更具体，也更有位置。

来统计局报到的第一天，他就告诉领导他有脚臭，而且极其严重。说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望着自己的脚。脚呢？被眼睛这么一盯就开始左捻一下右捻一下，一副随时准备逃离此地的样子。从他

进门开始就皱着眉的王局长，听他说完话，反而把眉头松开了。甚至还挤了一丝笑出来。

“没事，没事，脚臭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人品好是最主要的，”局长又挥了一下手，说，“去吧，去办公室，他们会具体安排的。”

张昌顺去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总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他有脚臭，与此相呼应的是一副既谦卑又内疚又无助的神情。大家还能再说什么呢？议论什么呢？一上来，人家就把答案抛给了你，好或者是坏，都是对他出现的那刻起，所有疑问的一个解释。很多时候，我们苦苦思索、反复猜测、处心积虑要找的不就是一个答案吗？所以，尽管张昌顺有严重的脚臭，他还是因为坦诚迅速地在统计局站稳了脚跟，何况，他还不止有坦诚，还聪明、还努力。但臭还是臭，大家理智上再接纳，只要和他共处一室还是难受地立刻就逃出去，总不能不上班吧。最后，领导研究决定单独给他一间办公室。办公室林主任一直发愁该怎么和他说这件事。在办公条件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么做，实在太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何况，他是主任，代表的是单位，总不能说，是因为脚臭吧，这传出去，影响多不好。憋了好几天，开口了还是不免磕磕巴巴。主任的话刚说完，还没等它落在地上，张昌顺就接着说：“我感谢领导和同志们愿意给我一间办公室，在办公条件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能这么为我着想，我真是感谢大家，我会好好工作的。”

看着自己刚说出的热腾腾的却充满毛刺的一句话被人一把托住了，林主任的心别提多舒畅、多感激了。任何时候，肯用心去找台阶的人，都是难得的，同时也是可爱的。张昌顺就因为接了这么一把，在林主任心里的分量立刻就不一样了。臭，虽然还是臭，但因为载体分量的增加，从某个角度来说，似乎臭的比重就减少了许多。何况张昌顺的优点不止善解人意，还勤快。上班三个月后，就主动把办公室

整理档案的活包揽了过去。要知道，在统计局管档案并不是件轻松简单的活计，每天都至少有几十份新的报表出来，再加上常规的文件，光分类做标签就要做半天，而且，归类整理还不能出任何的错。那些档案数据不光他们要用，各单位要用，市委领导也常常会把他们叫过去要一些数字。至于那些数字领导用来做什么，他们不得而知，因为所有的数字，他们之前都上报过。但领导既然叫了，就必须第一时间到，到了还不能报错。一旦报错了，那就是大事，是要挨批评的，严重的时候还要写检查。张昌顺提出接管档案不但解放了整个办公室更解放了林主任。所以，对张昌顺这个人，林主任打心眼里是认可的，如果不因为臭，那简直就是喜欢了。

深究张昌顺身上的气味其实可以追溯到更远。之前在理工大时期是浓重的麝香、烟味、大蒜味混合着脚臭，再往前，更早的时候在县城里是鸡屎、牛粪混合着脚臭。到统计局上班后是浓重的樟脑混合着烟草和脚臭。他的气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环境的变迁而逐渐改变了，也可以这么说，是越变越好闻了，至少，家里人都这么说。但這些，也只限于家里人，除了他们没有人会知道，他为此究竟付出过多少努力，如果一定要量化这份努力，那么，他在外人眼里勤勤恳恳所做的一切工作，和这个相比充其量也只占了三分之一，或许更少。七年前，随着婚姻的来临，他身上的味道再一次发生了改变。这次改变的推动力直接来自于林主任。所以，尽管林主任说的话他一点儿也不赞同，但对这个人，还是充满了感激。夏末的一天傍晚，林主任走到他屋子里，看了看桌子上的夜来香，不紧不慢地说：“除了眼睛有些斜，小佩的五官真的算是好看的了，难道你还见过比她更好看的女人吗？”

这是什么话，在张昌顺的世界里唯一能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就是他见过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不止见过，他还亲自用手摸过她的

胳膊、她的头发。过去在理工大，男同学熄灯后评论女人的时候，他总是在心里讥笑他们，就那些女人的长相，连他姐姐的脚趾都比不上。是的，那个无比漂亮的女人就是他姐姐。他曾经拿了姐姐的照片给宿舍的人看，一开始大家都发出了不屑的“嘘”声，说他拿明星照骗大家。后来，他拿出了全家合影，他紧挨着姐姐，那个漂亮的女人一笑，阳光都会暗淡下来。从那天起，姐姐就成了宿舍的话题，大家都求着他见一次。一开始，他不说话，后来干脆说，已经嫁人了，嫁给谁呢？他说，关外的人，蒙古人，一辈子也见不到了。说完，在大家的嘘声中紧紧闭上了眼睛。其实姐姐一直到他毕业两年后才结婚。嫁的那个男人有间歇性精神病，不犯病的时候很疼姐姐，一犯病就六亲不认，满街追着姐姐打。毫不夸张地说，对女人长相上的见识，他就像那些去过上海、北京的人一样，是见过大世面的。

小佩是市医院放射科的一名大夫。什么都挺好，就是眼睛斜视，光看照片还不太感觉别扭，见了本人，张昌顺总是弄不清小佩到底在看哪里。换句话说，小佩具体看哪里，谁也不太好判断。有可能是看左边也有可能是看右边，还有可能是看前面。迎着这样的目光，再犀利的眼神都会瞬间迷失方向。但就是这样一个姑娘，在那天晚饭还没结束的时候，张昌顺已经能断定她就是他要找的终身伴侣。于是和林主任说他愿意。林主任像所有拉红线的人一样，听见当事人说愿意，自己首先高兴了起来，说：“我说的没错吧，”又压低声音说，“不再处一处啦？”最后一句虽然是问句，但更像是对前一句的肯定，所以很快变成了客套。尽管是句客套话，张昌顺还是认真地摇了摇头说：“不用了，您看人准着呢！”听了这话，林主任更高兴了，拍着胸脯殷勤地说：“包在我身上。”

饭桌上大家都明显闻到了张昌顺身上比平时浓出好几倍的樟脑味，或许是樟脑味太浓了，臭味似乎减淡了许多。但走近了，大家还

是忍不住想皱眉。那天的饭局因为有林主任张罗，所以好多人都去捧了场。出发前，林主任像无数次集体活动前一样例行讲话动员，带着些许深情说：“这可是小张的终身大事啊，成人之美可是积功德的事，何况小张平时帮大家干了多少活儿啊，难道还不该帮帮吗？能去，都去啊……”其实，即使林主任不这么说，只要有人张罗，大家一样也会去，捧场又不是多难的事。在集体里待久的人，早就习惯了和大家一起做事情，哪里有大家哪里就有自己，哪里有自己的那么也一定有大家在。虽然这样未必开心，但一定会让自己更安心。那天只有小佩始终带着笑，那种笑没有扭捏、没有勉强甚至也不是热情，这是怎样的笑啊，仿佛是她脸上的一个和眼睛、嘴巴、鼻子一样的一个器官，它就摆在那儿，并不因为旁人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张昌顺看着小佩的笑感觉心里像有双手摸过一样，温暖又平展。最重要的，是吃饭的时候，单位小李说宫保鸡丁香极了，说完客气地让小佩也闻闻。小佩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从小就有严重的鼻炎，几乎什么也闻不到。小佩的话他听到了，大家也听到了，但都装作没听到的样子，继续说笑。但从他们迅速交换的眼神里，他还感觉到了他们的对话——还真是一对啊，一个臭得出奇，一个却什么也闻不到。

和小佩结婚一个月后的一天，小佩带回了好几包中药，说，治脚臭的，最好整个身子泡。

“整个身子泡？为什么？”问完，张昌顺觉得身体里像有东西要倒塌下来一样，他担心的一切到底还是要发生了。

“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人是一个整体啊，当然要整体泡了，这药啊，舒筋骨的，泡泡好。”说完，看了张昌顺一眼又说：“怎么像个孩子，什么都问为什么！要记住我是医生……”话里有娇嗔、有宠爱，就是没有张昌顺所担心的东西。张昌顺长出了一口气。

身体里大块大块的东西又重新搬回了原位。结婚后，他发现，小佩真的是可爱又好看的。和他在一起，小佩的笑不再像结婚前那样平铺在脸上，而是变得又欢快又热闹，简直就是叽叽喳喳的。神情有时像个小孩子，有时又像娇羞的少女，总之是好看极了。至于眼睛，无论和谁在一起都不会整天盯着眼睛看，又有什么关系呢？

唯一让张昌顺发愁的是回小佩的父母那里。按照这个城市里大多数人的习惯，一个星期至少要回一次家。可每次到小佩父母那里，他都会有些坐立不安。虽然结婚后，他身上的气味改变了，心情也改变了，但他仍像过去一样，不爱去人多的地方，喜欢单独面对的只有小佩。和小佩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安心的，同时也是放松的。小佩的父亲是中医，母亲是护士，都退休在家，人也随和极了，但张昌顺就是不自在，不安的心情甚至与日俱增。每次回家，他都尽量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托。对此，小佩不止一次地劝他，也问他为什么？因为说不出原因，小佩又不断地追问，他们开始吵架了。可吵归吵，每个月末不用任何人提醒，他又总会主动到小佩父母那里换煤气罐，换完罐子洗了手也不休息更不吃饭，喊声爸妈就告辞。小佩让他弄得生气也不是，感激也不是，日子久了，也就随他去了。

还有一桩事，是关于孩子，结婚没多久，张昌顺就和小佩说：“咱们不要孩子，好不好？我这辈子就宠着你好不好？”当时小佩躺在他怀里，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是抚弄着他的胸口。一年后，小佩怀孕了，他才明白，女人不说话的时候，反而是主意最坚定的时候。面对女人的坚定，最初，他也有过茫然，但这茫然只持续了短短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就坚定了要说出一切的决心。再艰难也要说，总比将来让一个小生命和他现在一样孤独地面对一生的耻辱强。不能再掩饰了，就直接告诉她，他有狐臭。当这个他从小就避讳的词从脑海里闪过的时候，还是像过去任何时候一样“嗖”地刺痛了他。他深

呼了一口气，把手放在胸口上，开始努力调整情绪。疼痛的一瞬间，犹豫从心脏空洞的缝隙里缓慢升了上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弥漫散开。之后，他看见自己之前的想法像甩出去的一摊鼻血，不但无法拾起，甚至无法擦拭，一切只能搁浅在墙上。十天后，毫无征兆地，三个半月大的孩子在小佩去上班的路上流产了。对于医生的解释他觉得牵强极了，医生说了包括做爱在内的数十种导致流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三个月孩子的脆弱程度完全可以和小时吃的吹糖人有一拼。小时候，拿了五分钱去吹糖人的摊上等着，看看一小块金褐色的软糖被吹糖人吹一吹、捏一捏转瞬就变成老鼠、孙猴子、猪八戒。每次，拿了糖人他都会小心翼翼地往回走，但即使这样，糖人还是总会在不经意间破掉一些边角，同样的情形几乎每次都会上演。孩子难道像糖人一样脆弱吗？有过一瞬间，他是轻松的甚至是庆幸的，但那种念头比闪电消失得还要快，随之而来的是对医生的极度不信任，他甚至都有冲过去挥着拳头质问医生的冲动。回到家，那些情绪演变成了浓重的却又虚无的失落。仿佛，那个孩子不是从小佩身体里流掉的，而是剥离自他的身体。最后，失落变成了一种生理反应，有时是胃痛，有时是心口痛，还有的时候，是弥漫全身的不舒服。他必须很忙、很忙才能把这失落压下去。但某个夜晚，那个已经走远、消失不见的孩子还是会突然不打任何招呼就出现在他梦里，让他慌乱，让他不安。这件事过后，他和小佩两个人都避免对这件事正面谈论和埋怨，仿佛心照不宣地在心里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很多个夜晚，当孤独袭来时，他也曾试图紧紧地抱着小佩，用胸口紧贴着她的脊背，让她的臀部紧挨着他的下体，他希望他们可以像电影里描绘的男女那样，如此贴近地、沉沉睡过去。可惜，事与愿违，那样一个亲密的姿势，并没有让两个人感觉到温暖，反而加强了别扭和难过。没过多久，就各自背过身睡去。干脆没有那样的举动，他们或许还无从探知

彼此到底有多陌生、多遥远。亲密就在眼前，就放在手边，却怎样努力都无法捡起，这是怎样的一份悲哀啊！但这样的悲哀也只有在背过身后，才开始在各自的孤独里慢慢发酵。

亲密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当他进入她的身体，快到巅峰的时候，他们就像同一条水面上的两条鱼，也会有着共同的水花、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方向。每到那个时刻，他都有想放下一切，想把自己从里到外，从过去到现在，一滴不落地全部给她的冲动。但随着高潮的结束、想坦诚的冲动也随着身体一起松软地垮了下去。偶尔他也会问自己：一个人，真的就不可以毫无戒备吗？回答是，不可以。无论是面对陌生的同事还是亲密的爱人，坦诚就仅仅是个念头而已。它们从来也没有抵达过他的理智深处，他的理智像是用千年的化石砌成的房子，看起来没有任何的缝隙可以随便打开，更不可能轻易就摧毁。理智的直接好处是，让他觉得安全。还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和安全比起来，什么都可以靠边站。何况是时隐时现的孤独。

自从张昌顺管理档案后，档案就显得有条理多了，他每天都要把当天的报表做多份详细的备份，然后再按年份、按用途、按地区做划分，所以，无论林主任来要哪类型的报表都整齐地订在一起，不像过去，就一份报表，归纳在年份里就无法出现在地区里，出现在地区里就无法出现在综合里。领导要数字，林主任总是要翻好半天，有时翻也翻不到，只能拿了大致的综合报表匆匆去领导那里汇报，搞得他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个什么纰漏。现在好了，他终于可以从容了，可以底气十足地站在领导面前回答任何的提问。他心里明白这份从容都是张昌顺用辛苦换来的，对此，他是感激的。但也仅仅只能是感激而已。按照大家的理解，林主任应该算是一个懂得投桃报李的人。但在这件事上，他却从来没有去领导那儿说过张昌顺的任何一句好话。